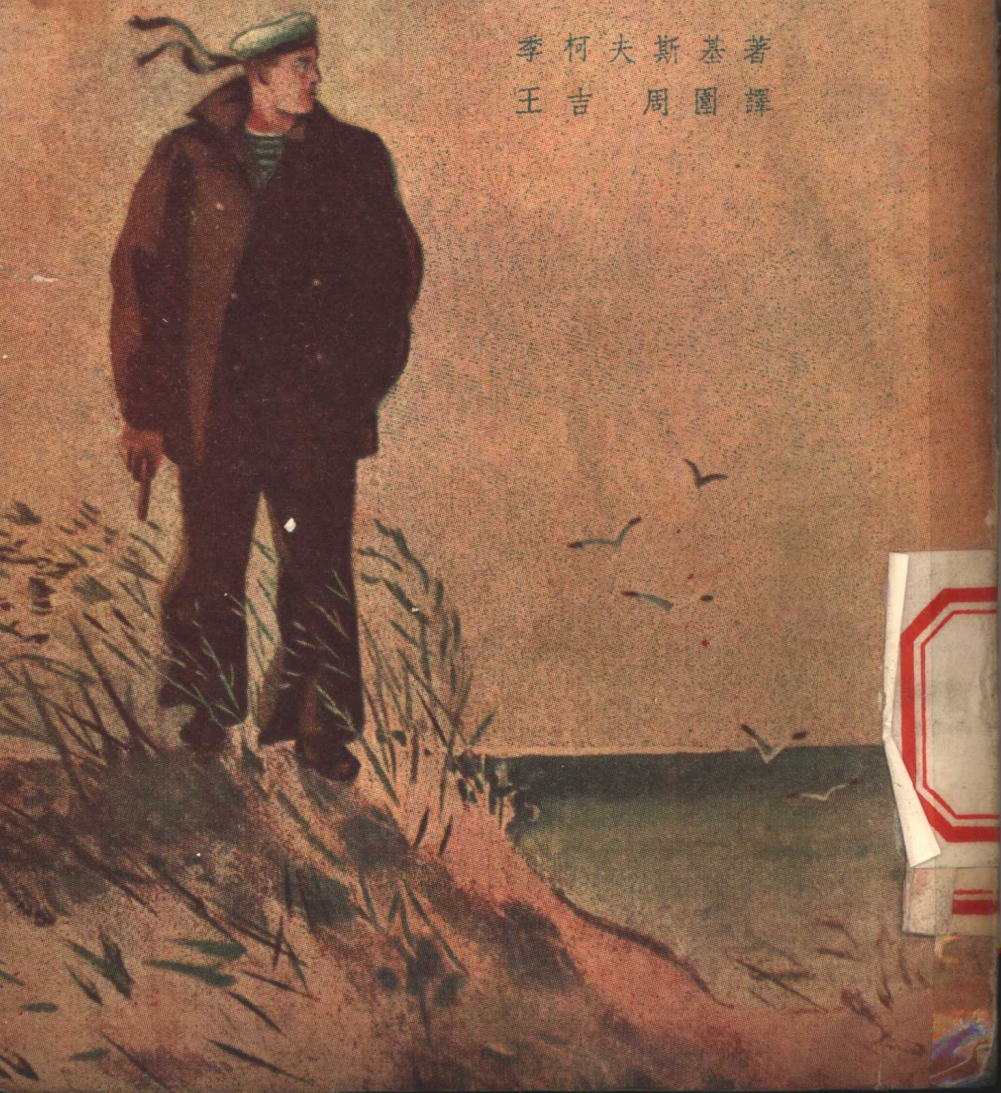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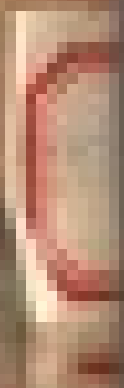
海上鬭爭

季柯夫斯基著
王吉 周園譯



海上鬭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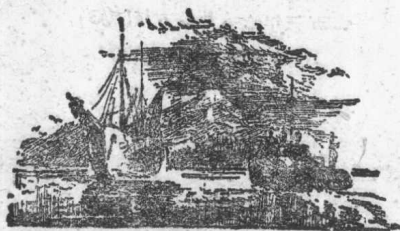
馬明人 著
馬明人 繪



海上鬭爭

季柯夫斯基著

王吉 周圍譯



上海出版

ACI 20 / 07

英譯書名：THE COMMANDANT OF BIRD ISLAND
原 著 者：S. DIKOVSKY
英 譯 者：N. KAYE
原出版者：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
HOUSE MOSCOW 1947

海 上 鬥 爭

著 者 季柯夫斯基
譯 者 王吉·周 園

編號.627 版.264 (10) 85頁 4圖 32開
85000字

一九五三年 六 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三版(初3)

上海印 9000—14000

本版印數 5000 册

· 出 版 者 ·

上 海 出 版 社

上海寧波路六五五號

文聯印刷製版所製版

春明印書館印刷

· 版 權 所 有 ·

烏島司令員

一

它是一隻倔強的機帆船。在它最後關上它的引擎，掛出它的霧色之前，神戶丸還躲到一塊絕壁的後面，給我們玩了一場捉迷藏的遊戲。在這個狡猾的好計失敗以後，它就像一條上了釣的鱈魚似地，開始在海灣裏漂來盪去。接着，是一陣圍繞着兩個小島的愚蠢的飛馳，而且企圖引誘斯麥里號撞到礁石上去，它用它的船頭來衝撞我們，用它的船尾來推碰我們，一句話，它用盡了它那武器庫裏的一切藐小的詭計。

爲了從危險的衝撞中保護好斯麥里號的船身，考勞斯考夫命令我們採取一個跟神戶丸平行的航道。

我們渾身都濕透了，惱怒得發狂，一心一意地希望神戶丸沉到海底去。領班古托羅

「大這半小時以來一直拿着一個鈎篙，站在前甲板上，也說出了這個合理中聽的願望，但是立刻遭到指揮員的責斥。」

「那麼難道教海底的潛水鳥去盤問他們嗎？」考勞斯考夫咆哮道。「啊哈，他們走頭無路了！他們知道他們的把戲完蛋了。」

他終於能夠靠近了那隻日本船，而且我們有兩個人員跳到它的甲板上。

「Komitai-wai 日安」那個氣色緩和了的船長說。

他站在前甲板上，靠近起貨機，深深地鞠躬。

魚網是空的。船艙上閃爍着以前捕來的魚所遺留下來的魚鱗。船員們一道色地穿着新的，還沒有起皺紋的防水綁腿套。他們的高統橡皮靴（沒有一個補釘）上端繫在皮帶上，給予這些漁夫們一種頑強的，甚至是軍人式的外形。

我們在船長室隔壁的一間披屋裏，找到了無線電員，他又憂鬱又頑固。這個小傢伙穿着帶條紋的緊身上衣，把自己鎖在房間裏，飛快地打着模爾斯式電碼，那樣子簡直會使人以為神戶丸正在沉下去呢。

我們把無線電間鎖好，封好以後，就把日本人沿着欄杆排起來。這些「漁夫」的軍

事化的舉止行動，確是驚人的。從他們的態度和軍事式整齊的動作看來，他們對於日本的來福槍，是跟對於川崎船●一樣熟練的。

我們在船長室的地板上舖着的油布下面，發現了一枝毛瑟槍，兩架蔡司鏡照相機，一個經緯儀，一盒照相底板和別的「漁具」。

最後發現的是一張謄寫紙，上面畫着一些圖樣，筆法自然、熟練而有力。

日本人竟然公開地拒絕用他們自己的動力把船開到司令部去，所以我們祇好用拖繩曳着他們走。他們已經設法在爐管上的好幾個地方塞了軟木塞和氈片。我們一面命令船員們到底層艙裏去，一面拉緊拖繩，費了些力氣，把帆船拖出了海灣。

……天氣顯然變得更冷了。波濤翻得更高，白色的浪頭潑散成水花。斯麥里號不停地在波浪裏搖撼着，海水喧鬧地從領航員的船橋上飛濺過去，打痛着我們的手和臉。

血紅的天空象徵着這是一次艱難的航行。迎面起了一陣狂風，短短的、緊張的拖繩在我們的船尾上震動起來。

在往司令部去的半路上，斯麥里號開始顛簸了，這時候，海水一直在甲板上噴射着

水沫。

僵硬的拖繩，使它再也沒有自由的行動了，這隻拖在我們後面的帆船搖擺着，而且迎着浪頭跳動着。神戶丸可能比我們更倒楣，因為那根拖繩阻止了它，不能自由地隨着波浪上來下去。

不一會兒，我們就祇能辨別出跟在我們船後的破碎的小浪了。曾經在我們右邊黑黝黝地隱約出現的海岸，也消失了。無邊無際的海水的磷磷琅琅和嘩啞嘩啞的聲音，掩沒了引擎的震動聲。一陣狂風帶着巨大的力量襲擊着小艇，以致於把船橋上的帆布斯戎碎片，而且剝去了小艇上的棚蓋。

斯麥里號在大風裏搖盪着，呻吟着，穿過黑暗，慢慢地往前航行。那兒看不見一顆星，也看不見一點燈光。指揮員命令開開探照燈，自己走到船尾上去檢查拖繩了。

考勞斯考夫回到船橋上的時候，我正在撐着舵，我聽見他在吃力地低聲呢喃着來說服自己：

「這個鬼東西！他不會融化的。當然……」

我們在想着同一件事情。在我們的後面，在帆船的荒涼的甲板上，站着我們的兩個

入：領班古托羅夫和機械師的學徒高錫辛。古托羅夫是可以信賴的人物。他動作快，又堅強得像根釘子，而且他的肩膀上還長着一個好腦袋。他的原籍是喀巴村，那是一個以漁夫和獵人而出名的地方，他站在甲板上，比站在船上的繫柱上還要牢穩一點。但是高錫辛卻使我們擔憂。有好幾回，當我們把他從機艙裏拖出來的時候，他總是沒精打彩的，笨頭笨腦的，帶着一雙呆滯的眼睛。到岸上，他就活潑起來了，而且表現出農民所具有的常識和倔強，但是一到海裏，他就軟弱得像浸在熱茶裏的一片硬麵包。對這樣一個既不能忍受船的搖晃，又不能忍受潮濕的平原居民，有什麼辦法呢？

我安慰指揮員說：

「他不要緊的。在外面新鮮的空氣裏，事情就會好辦些。」

「是的！我也這麼想，」考勞斯考夫說，接着，他立刻改變了聲調。「什麼？你在說些什麼？你是在管着羅盤呢，還是在酒店裏呢？」

當我們已經走近了阿葛羅伏燈塔的時候，管拖繩的水手喊叫起來了。

我突然感覺到我們的小艇，在用一種可疑的極快的速度航行着，一回頭，就看見船頭的波浪很快地在我們後面消失了。黑暗裏傳來了被狂風掩沒了的高錫辛的聲音：

「指揮員……志……揮員同……」

我們不可能弄清楚他還喊叫了些什麼，於是也就不作那種打算了。斯麥里號猛然掉轉了方向，去援助那隻帆船。

探照燈很快就找到了神戶丸——在黑水中，它像一條蠹魚似地發着光——然後燈光在它的周圍打了個圈，停在波浪上面。突然，考勞斯考夫、信號員和我一齊喊道：「躲開呀！」

兩個人在波浪滔天的水裏掙扎着。他們在打架。浪頭無情地擊打着他們，但是他們繼續毆打着。互相扭着，喘着氣，各人都想把另一個人掀下去。探照燈照得他們睜不開眼，然而他們還是不肯放手。波濤一次又一次地把水裏的那兩個人舉到我們的上空，舉到鱗鱗響的、呻吟着的海面的上空，然後再把他們扔下去，然而他們還是繼續扭打着。

海水把他們沖開了，但是他們再衝到一塊兒去。當我們走近了這個戰爭的場面，而且丟出去一根繩子的時候，他們之中祇有一個人抓住了它……

那是古羅托夫。

流着血，筋疲力盡了，他臉朝下躺着，而且喃喃地說：

「高錫辛一個人在那兒——在帆船上。」

「開足馬力往前開！」考勞斯考夫命令道。

「是，是，先生！開足馬力往前開！」機艙裏發出回聲。

斯麥里號震抖着，但是並沒有移動。

「機艙！」

薩契考夫做了一個聽不見的回答。船尾後面的水給攪拌成白色，船身在掙扎着前進的時候，搖動着，而且咯吱咯吱地響着——然而我們爬動的速率，祇像一隻浮動的起重機一般。

考勞斯考夫命令我們去檢查螺旋槳。一根繩子把我們往後拖着。它的一個巨大的、膨脹的結，拖在我們的船尾後面，減低了我們的速度和動能。也許是帆船甲板上那一整盤堅固的馬尼拉繩被水冲去了，而當我們的小艇走過來的時候，一百公尺左右的繩子，就纏繞在我們的螺旋槳上了。

我們停住了引擎，鑽到水裏，去砍截並且解開那些繩結。同時，領班的牙齒打着抖索，告訴我們帆船上所發生的事情。

「……高錫辛在掌着舵輪。我在檢查拖繩。正在這個時候，一個波浪打破了甲板室的玻璃。日本人聽見了這個聲音，就想往甲板上來。我跑到底層艙裏，用一根槳柄擋住了艙門——門門是很脆弱的。突然間，一個『漁夫』不知從哪個出口裏爬了出來，也許是從堆繩子的小屋裏。他設法用一把刀割斷了拖繩，而且想再把我絆倒。正在那時，帆船傾側了……」

古托羅夫不知道高錫辛的遭遇。他吞下了一杯伏特加，把一根繩子綁在腰間，又鑽到水裏去了，因為除他以外，沒有第二個人能浸在水裏超過半分鐘了。

我們把螺旋槳弄乾淨了，但是我們仍舊只能在同一個地方搖擺着，因為軸已經給弄斷了，推進器接頭也鬆了。引擎像一個惹怒了的野獸般地喘息着，斯麥里號甚至於不能夠迎着風開向大海了……

斯麥里號變成一個水的玩物了，同時那隻帆船也越漂越遠了。探照燈遠遠照到桅杆頂端的木冠上，這些木冠一直向着大海的各個方向點着頭——好像許多輕小的草片漂盪在怒濤裏。最後連這些也都消失了。

我們怎樣度過了那天夜晚，這是不值得去回想的。我祇願意說，儘管有着大風，我

們的甲板上還是很熱的。在艙裏，一架摩托抽水機和四架手搖輔助機，一直不停地工作着。

從船橋到絞盤，所有的防波板都給海水打破了，把船上的小艇刮到水裏，最厲害的是，打碎了探照燈的玻璃，嚴重地割傷了信號員薩欣。

黎明時分，我們看見一艘損壞了的小艇，和那害人的、死灰色的海水。

碎冰船特羅伏號開來了，它的汽笛尖鳴着。考勞斯考夫比海水更憂鬱，他轉身離開了特羅伏號，吩咐準備一根拖繩。

天亮時，我們整個的支隊都開始行動了。還沒有等我們回到海港以前，隊裏的指揮員已經派出了六艘小艇和一架飛機。步兵和騎兵巡邏隊到南面去，到每一個河口裏去尋找那隻帆船。

就在那一天，在更換了推進器的軸和螺旋槳以後，我們重新開到海上。暴風雨已經停止了，水平線很清楚。但是在沙伯爾岬以南一百哩的區域裏，沒有一個漁夫看見過那隻掙扎着的帆船的燈光。

直到第四天，我們才知道了神戶丸的遭遇。這兒是高錫辛的驚險的經歷。

「指揮員同志！」高錫辛喊道。

沒有回答。帆船的船身在巨浪的沖擊之下，隆隆地響着。當甲板上的水跟海水碰到一塊兒的時候，發出嘩啞嘩啞的聲音。

他把雙手罩在嘴上，在黑暗裏，對着風吹起來的發光的白浪，又一次地喊道：

「指揮員同志——志！」

高錫辛一個人在潮濕的甲板上，祇有銀白色的水沫照耀着他。他在急切地渴望着聽到他的指揮員的聲音，渴望着至少在很遠的地方，能夠看到海防艇的輪廓。他繼續喊着，一會兒對着這邊，一會兒對着那邊，因為他已經完全失去了辨別方向的能力。每隔一會兒，就喊一聲，然後停下來，透一口氣，並且靜聽着一聲回答，但是，他所能夠聽見的，僅僅是海水的低沉的隆隆聲。

一道突如其來的燈光，使高錫辛回過頭去。在右邊，有一道探照燈光，從一道道的波浪上滑動過來。那燈光是微弱的。距離又遠，海水的浪花又削弱了它，它耐心地摸索着它的道路，穿過一段距離，照到帆船上來。高錫辛立刻感到溫暖和快樂了，忘記了寒冷和他濕透了的緊身上裝。海也許是無邊無際的，但是他是不會迷路的，他們會找到他的。

他回到舵輪那兒，想把船頭引導到海裏去，他失敗了。神戶丸的引擎壞了，它一會兒這麼轉，一會兒那麼轉，它的兩舷都浸到浪裏了。

同時，兩艘船之間的距離漸漸遠了。浪頭越來越繁密、越銳利。現在，探照燈的光芒祇能照到桅杆的尖頂。顯然，斯麥里號是不能戰勝波浪的。高錫辛睜着眼睛，竭力想譯解從斯麥里號的桅杆頂上閃過來的信號光。它們是片斷的，幾乎是脫節的。站在那兒，凍得骨頭都是冷的，他看出來了：

「……修理……向你來了……開開船舷燈……轉變方向……最壞的……海岸。」

「對，對，這樣來呀！」高錫辛用習慣的勁頭說。大海又一次地變得漆黑了。帆船的舵輪失去了效用，又沒有船舷燈，它像個醉鬼似地搖擺着，抖索着。

它漂過了希本斯基岬和它的礁石的邊緣，漂過了頂端有着燈塔的懸崖，燈塔上短促的燈光一直照到大海裏，漂過了河口的入口處，那兒是派有部隊鎮守着的地方，然後，越來越遠地向南漂去了。

高錫辛取下了船舷上的燈籠，用他的緊身上裝遮掩着火柴，想把它們點亮。海水打在他的背上，風和水花吹滅了火柴。最後他設法點着了一根燈心，但是一個出人意外的側浪，用水灌滿了油盞，而且沖去了他那一匣火柴。帶着沉重的心情，他重新掛上了那兩盞黑暗的燈籠。

將近黎明了。波濤繼續圍繞着那隻絕望的帆船。

高錫辛時時刻刻想靠到船舷上去，他不能習慣於船的搖晃，每一次，當他面色蒼白、眼睛昏眩地回到舵輪旁邊的時候，他總是對他自己說：「現在夠了吧！該死！夠了，我說！」

但是，他還要彎下身子，伏在欄杆上。當天色完全亮了的時侯，他提了一個提桶，洗去了橡木格子上那些足以洩漏他的弱點的痕跡。很運氣，甲板上並沒有人。

隨着早晨的到來，高錫辛漸漸能夠更好地控制自己了。他必須做些什麼事情，來掌

握這隻無可奈何的帆船。

他解開了他的手槍袋，小心地搬開了那個緊緊地擋住門的槳柄，跟船長做着手勢，叫他到甲板上來。爲了防禦起見，他又立刻把底層艙的門緊緊地關上了。

「Anata!」他盡可能堅決地說道。「你們必須開動引擎了，你們聽見了沒有，anata?」
「爲什麼？我們不須要這樣做。」

船長甚至於連看都不看那水手一眼。他站在那兒，搔着癢，打着呵欠。這激怒了高錫辛。

「怎麼樣，你敢反抗嗎？這是我的命令！」

「多好玩。我拒絕。」

引擎在前一天晚上已經被技師改裝過了。高錫辛看看船桅和那捲黑色的船帆，想了一會兒，然後拿出了他的連發手槍。

「什麼？」船長急促地問道。「你要怎麼樣？」

「這是我的事情。現在，把船頭帆張起來！」

● 英文字母拼成的日語，意思是：你們！——譯者